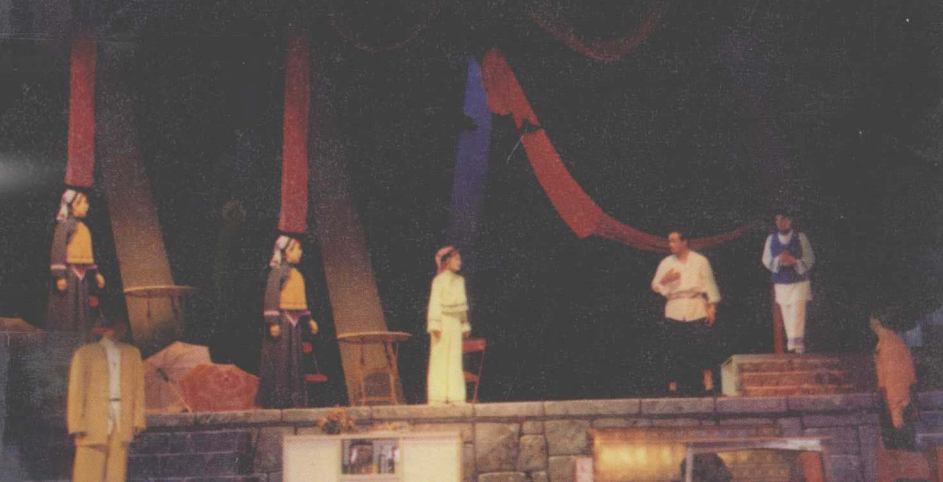


黔南文艺丛书

黔南小戏选

黔南州文联
编



黔南文艺丛书

黔南小戏选

主编 张文钧

黔南州文联 编

二〇〇一年十月

黔新出(99)内资准字第239号

黔南文艺丛书·黔南小戏选

黔南州文联 编(都匀市工人路2号)

都匀市昌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7.5625印张

字数20千字

印数:1000册

2000年10月

工本费:16.00元

《黔南小戏选》序

张文钧

《黔南小戏选》是继 1999 年编辑出版的《黔南小说选》等六本《黔南文艺丛书》之后的又一本新作。该书收录我州十四位剧作者的十四个小戏。这此剧作，从 1980 年在全省引起广泛注目并获文化部奖励的《典型人家》开始，到 2000 年获文化部颁发金奖的《童心》为止，历时二十年。这二十年，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黔南州各族人民在改革开放的春风沐浴下；解放思想，奋发进取，努力开拓的二十年。二十年间，我州的剧作家和业余剧作者，以忠诚的事业责任心和艺术家高度敏锐的洞察力，紧紧把握着时代的脉络。他们勤于思考，精心创作了一个个生动典型的舞台艺术形象，讴歌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涌现的新人新事，歌颂他们的新思想、新观念；同时也有力地批判和鞭挞那些阻碍时代进步和发展的旧传统、旧道德、旧风俗。一个巨变的时代，给予艺术家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创作空间，黔南二十年来的戏剧创作正是剧作家们为黔南各族人民坚持改革开放留下的一串深深的足迹，也或是一笔可贵的精神财富。它有力地

记录了二十年间从农村到城市所发生的也许将会被我们遗忘的那些多姿多彩，风趣感人的戏剧故事和时代人物形象。

本书收录在册的十多个小戏，仅是我州剧作者二十年来创作的近百个小戏中的一小部份，因手头掌握的资料所限，难免沧海遗珠，但所收录的这些剧作都是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演出或获奖的具有代表性的剧目。其中的《典型人家》、《木楼古歌》、《童心》等还在全国性大赛中获奖。此外，花灯是黔南各族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艺术表演形式，它来源于民间，扎根于民间。无论在乡村或城镇，都受到普遍的欢迎。我们剧作者创作的《典型人家》、《桂花飘香》、《哥笑了》、《金鸡常鸣》、《卖牛记》、《拜年》、《收费风波》等具有浓烈乡土气息和民族特色的花灯小戏，都曾经被搬上舞台并在演出中受到专家与群众的好评并获奖。当然，我们曾有过的辉煌与成就只能代表过去。黔南戏剧创作的将来，还有待广大戏剧作者、特别是年轻作者去开拓更加广阔的天地！黔南这片充满传奇的热土，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定会产生不负于时代感和生命力的新剧作。

2001年8月

目 录

《黔南小戏选》序

独幕花灯剧	剧典型人家	周世雄	(1)
独幕话剧	木楼古歌	潘茂金	(24)
独幕话剧	起点	宋 欣	(41)
独幕花灯剧	桂花飘香	黄江帆	(62)
独幕话剧	上下抵触	罗文亮	(78)
独幕花灯话	哥笑了	朱炳智	(99)
独幕花灯剧	金鸡常鸣	石文龙	(119)
独幕花灯剧	卖牛记	黎星湖	(131)
独幕花灯剧	拜年	张文钧	(143)
小话剧	卖茶叶	张显华	(160)
小话剧	童心	尹国凯	(167)
独幕花灯剧	三步倒	陈营章	(173)
花灯小戏	送药	王万铭	(190)
独幕花灯剧	收费风波	唐世林	(198)
附:	黔南戏剧发展概况	张文钧	(210)

典 型 人 家

周世雄

人 物 钱老贵——农民，六十岁，男
罗二婶——农民，五十多岁
王海山——公社党委书记，四十五岁，男
杨双喜——县委书记，四十八岁，男
男女青年各数人

时 间 一九七九年春
地 点 农村

〔欢乐的锣鼓声响起。

幕内唱 春来春带喜，
喜事闹山村。
山村人家传佳话，
门庭结彩忙迎亲。

〔幕在歌声中徐徐拉开。

钱老贵家院门前。院门位于舞台一侧，隔着院墙可见新修的瓦房。院门两旁贴着大红对联：“常似鸳鸯好”，“永偕琴瑟

乐”，横联是：“白头到老”。院门正中贴着一个大红喜字。院门口是一晒坝，中间摆有休息用的石墩。晒坝周围桃李相间，正绽着红白花朵。一枝柳丝，嫩绿尽止，拂着院墙轻轻摇曳。透过桃李枝头，隐约可见远处的梯田山峦。女青年四人欢舞上。甲乙各拿一朵大红花，花下飘着喜字条。丙丁同持一条中间结有花球的红绸。

女 齐 （唱） 忙呀忙迎亲，
喜呀喜煞人。
山村老少都来贺，
齐贺钱家好婚姻。

女甲乙 （唱） 一个儿子结良缘，

女丙丁 （唱） 一个儿子配新人。

女甲乙 （唱） 一个儿子“嫁”出去，

女丙丁 （唱） 一个媳妇接进门。

女 齐 （唱） 人成对来喜成双。

双喜临门乐盈盈。

〔女丙、丁收红绸搭在院门上。开门响。〕

女 甲 哟，快点，新郎倌要出来了！

女丙丁 好罗。彩门搭起贺新郎！

〔门开，钱老贵笑咪咪地走出。〕

女 齐 呵！（忍不住大笑）哈哈……

钱老贵 （看看几个女青年，也忍不住一笑）哈哈，多谢你们罗！

女 齐 （更加忍不住）哈哈……

钱老贵 喔哟，乍个笑得这样憨呵？

女 乙 我们还以为是新郎倌出来了，哪晓得是你老贵大伯！

钱老贵 呵！原来是这样呀！看你们高兴昏罗！

女 丙 诶，大伯，我看你干脆也做个新郎罗！

钱老贵 （一时不解）哪样？哼！你这憨包姑娘！

女 丁 她说的要得嘛，大伯。我们罗二婶孤寡老一个，自从你家钱大妈死了，她帮你把大成二成都拉扯大了，你们家也少不了她。你就乘今天把她接过来算罗！

钱老贵 （忍住喜悦，责怪地）呵！鬼姑娘，张嘴乱说，看我不揪你的嘴皮！（揪女丁）

女 甲 （拦住钱老贵）
（唱） 大伯不要难为情，

女 乙 （唱） 你嘴巴不说心高兴。

钱老贵 哎呀呀，你也跟着乱说！（要揪女乙）

女 丙 （拦住钱老贵）
（唱） 老来也想人作伴嘛，

钱老贵 呵！，你也说！（要揪女丙）

女 丁 （拦住钱老贵）
（唱） 罗二婶正是合心人！

钱老贵 嗨！你还说！你还说！

女 齐 （围住钱老贵）
（唱） 今日何不全家欢，
喜酒三杯一齐饮。

〔钱老贵无法，压不住欣喜地笑了。〕

女 齐 怎么样？大伯！

钱老贵 嘿嘿！你们这几个鬼姑娘呀！（转身就走）

女 齐 哈哈！大伯，不要慌走嘛！

〔钱老贵边走边回头笑笑，不注意撞上了正急走上来的罗二婶。〕

女 齐 （大笑）哈哈……

罗二婶 哎呀，你这鬼老者，慌哪样嘛？

钱老贵 （不好意思）呵，我，我……（欲走）

女 甲 （急忙拉住钱老贵）哎，撞了人家，也不晓得赔个小心呀？

女 齐 是呀，要赔小心！哈哈……

罗二婶 （瞪了正难堪带笑的钱老贵一眼，走向女青年们）鬼姑娘些，少跟我耍嘴皮，要不，二婶以后就给你们找个厉害婆婆。

女 齐 （被罗二婶的话压住）哎呀，二婶你……

钱老贵 （有点得意地）嘿嘿嘿，遇到辣火的罗！

罗二婶 （又瞪了钱老贵一眼）嘿嘿嘿！（转对女青年）叫你们做的花呢？

女 齐 （抬起头，笑着）做好罗，你看嘛！

女丙丁 （唱） 红绸扎花门结彩，
只等新人到家来。

女甲乙 （唱） 红花两朵连喜字，
新郎新娘胸前戴。

罗二婶 只有两朵呀，那二成的呢？

女 齐 （唱） 二成要“嫁”到女家去，
接亲的自会送花来，

罗二婶 嗯，你们还蛮乖巧嘛。好，二婶一定给你们找个好婆家！

女 齐 哎呀，二婶你又来了！

钱老贵 （忍不住大笑）哈哈……

罗二婶 （对女青年）哟，还不好意思呢。等找了对象，二婶一定给你们扎红花！走，跟我去帮大成收拾新房去。哈哈！

女 丙 （忽然想走，笑着拉住罗二婶）慢点罗，二婶，我们还真的有两朵花没做呢。

罗二婶 呵，还有哪样两朵花呵！

女 丙 就是给新郎新娘戴的两朵花呵？

罗二婶 还有哪个新郎新娘呵？

女 丙 （笑笑）你罗二婶和钱大伯嘛！

罗二婶 呵！死姑娘，我不接你！（欲揪女丙）

女 甲 （捧起手中红花拦住）哎，碰坏花罗！

罗二婶 （哭笑不得，一把拿过花）嗨！

女丙丁 嘻嘻嘻……

钱老贵 （从另一头要揪女丙）笑，看你乱说！

女 乙 （忙捧花拦住钱老贵）哎，碰坏花罗！

钱老贵 （无可奈何，一把抓过红花）嗨！

女 齐 （拍手笑着）哈哈！大伯，二婶，花都拿到了，戴起来嘛！

〔老贵、二婶方觉上当，相互看了一眼又急忙背转身去，女青年牵手围住：〕

女 齐 （唱） 戴起来嘛戴起来，

二位老人站一排。

小的成亲老结伴，

喜满全家乐开怀。

〔老贵、二婶气也不是，笑也不是，急得伸手要揪住女青年们。〕

女 齐 哈哈！（笑着一齐跑进院门）

罗二婶 死姑娘些，跟我站住！（姑娘们关上院门，二婶无法，回身对老贵）哼，就是你，乍个把花拿过来嘛！

钱老贵 这，嘻，乍怪我嘛！你还不是拿着！

罗二婶 （看看手中花，不由一笑）嘿嘿，你……

钱老贵 （看看四下，笑着）他二婶，说句老实话，自从六四年我家被划成新富农，成了典型，你嫂子又被逼死，这个家就亏得你收拾，两个娃儿也是你帮着拉扯大的，我钱老贵不晓得怎样才对得起你喔。这下好喽，我的帽子也摘了，娃儿也成家了，要是你不嫌弃，就搬到我家……

罗二婶 （嗔怪地）哎呀，你还说，叫人家听到！

〔女青年们探身出院门笑着。〕

女 齐 听到了罗，二位老老在谈恋爱！

钱老贵 （一惊，忙将花往二婶手里一塞）死姑娘些，看我不去告你

们爹妈！（转过身边说边下）

女 齐 大伯，转来！哈哈……

罗二婶 好哇！看二婶不收拾你们！（赶着女青年们进院门，院内响起一阵笑声）

幕内唱 喜的喜得笑眯眯，
 也有人又是气来又是急。

〔王海山急匆匆上，边走边揩汗，

幕内唱 春来百花竞争艳，
 他却怪花开使人眼迷离。

王海山 （唱） 心里焦来脚步急，
 一路风光无兴趣。
 春虽好来春迷人，
 树树花繁飘香气。
 花香袭人眼缭乱，
 叫人欣喜伴忧虑。

（摇头叹息）唉！

幕内唱 眼前春光无限好，
 他为何忧心忡忡独叹息？

王海山 唉，十几年来，这农村头变过来变过去，把人都搞昏罗！你看，自从那三中全会以后，这农村又变喽。地富分子摘了帽子，阶级斗争不抓了，资本主义不批了，发家致富还有道理！唉，变就变吧，哪晓得这下又来了“四个坚持”，这叫人不个想嘛！真是上级一换口，下级就昏了头。这农村干部硬是不好当喔！就拿这钱老贵家来说吧，五八年吃大锅饭，吃得他家饿了饭。六二年政策一变，他靠一手盘果树，养鸡鸭的好经验，弄得这房前房后自留地里树树开花，棵棵结果，鸡鸭成群，猪儿满圈，富得很罗！连这山村家家都跟着他家学，一下子也变了个样。哪晓得，六四年搞四清，说他

家是资本主义，挨斗遭批不算，还划成了新富农，连老婆也弄去出义务工落岩死了。十几年来，次次运动，他家一直是全公社的典型人家，搞得爬都爬不起。可是粉碎“四人帮”后，说是六四年把他搞错了，去年给他摘了帽子，归还了他家的果林，没想到他这下又发起来罗！你们看，三合头的新瓦房砖封石砌，经常是油锅响，肉嘎香，早晚土酒有二两，又富罗！这还不算，原来他家是吹火筒加连枷——光棍三条，可如今他家一个儿子去上门，一个儿子接媳妇，两台喜事一齐办，你们说，有好几家玩得起这种格呀？不过，欢喜的麻雀打破蛋，这下县委又把他家挂上号罗！唉……

幕内唱

乍欢喜，愁又起，
怎不叫人费思议。

王海山

（唱）

县委今日来电话，
新来的杨书记要到这里。
他说钱家是典型，
要抓住不放作分析。
我与这新书记虽未见面，
抓这样典型户是早已熟悉。
农村要有冒尖户，
不是斗来就是批！
只怕他追究责任将我怪，
急忙赶来先处理。

〔急步走到院门前。

王海山

（抬头一看）呵！还兴挂红结彩呢！（看对联）“常似鸳鸯好”，“永偕琴瑟乐”，“白头到老”。哎呀呀，这叫些哪样嘛！（急喊）钱老贵！钱老贵！

〔钱老贵提着一篮桔子上。

钱老贵

来罗！来罗！是哪个？

王海山 是我，王海山！

钱老贵 （一震，转而笑着）呵！嘿嘿，王书记呀，稀客稀客，请屋头坐！

王海山 （不悦地）你家是在搞哪样名堂呵！

钱老贵 这个，不瞒王书记，今天我家两个儿子成亲，我闹热闹热。来，吃桔子。

王海山 （推开递来的桔子）哼，闹热，闹热，热出纰漏来罗！

钱老贵 呵！纰漏？（忙放下竹篮）

王海山 你晓不晓得，县委又把你家挂上号罗！

钱老贵 哪样？挂上号了！

王海山 是的罗！嗨，你这个人呀！虽说前些年搞你有点过分，可你也该接受点教训嘛。难道这十几年一下变一样你都记不得？你看你，才摘了帽子不久，又搞起发家致富来了。这下好罗，新来的县委杨书记又把你家当成典型了！

钱老贵 （猛吃一惊）啊？又要抓典型啦？（头上冒汗，忙拿下毡帽，用衣袖揩着汗）

王海山 唉，我早就跟你说过，不要冒尖，不要冒尖！你咋个就不晓得稳住点嘛。告诉你，今天杨书记要亲自到这点来抓你这个典型！嗨，连我也少不得要挨批。（拿过钱老贵的帽子）你想过没得呵，照你这样搞，这摘下来的帽子就不可能再戴上去吗？（将帽子按在老贵头上）唉……（又气又忧地走到一边）

钱老贵 呵！（两手垂下，呆若木鸡）

幕内唱
忽然间一飘冷水往下淋，
一下子从头冰到脚板心，
迷迷糊糊眼发黑，
昏昏沉沉站不稳。

〔钱老贵颓然坐在石墩上。〕

院内欢笑声传来。女青年们的叫声：“二婶，这床花被窝放在哪点？”

罗二婶“放床上嘛！咋个这样熬喔！”

钱老贵听见，摇头叹息。王海山心烦回身朝院门走去。

罗二婶（笑着走出院门）哈哈！这些熬姑娘，连被窝都不晓得往哪点放，真是还没上过花花轿喔！（抬头见王海山）呵！王书记，你也来了，请坐！请坐！

王海山 嗨，你们在里头搞哪样呵？

罗二婶 老贵家大成二成结婚，我们帮帮忙。

王海山 结婚结婚，结个脑壳昏！你们就不晓得将就点，搞得这样挂红结彩，又唱又笑的，难道还不够典型呀！

罗二婶（一愣）呵！（见老贵呆坐一旁，忙走过去）老贵，是咋个回事呵！？

钱老贵（看了二婶一眼，垂下头）唉……

罗二婶（心急）哎呀，到底是搞哪样嘛？

钱老贵 嗯，这个……（站起）他二婶，你快点找人去跟赵家、李家说说，叫他们送新姑娘的不要来了，接二成上门的也不要来了！

罗二婶 你说哪样？是不是撞到鬼了呵？（回身对王海山）王书记，是咋个回事呀？

王海山 咋回事？县委又把他家当典型罗！

罗二婶（不由一惊）呵！（对王海山）前些时候上头的政策不是说要农民富起来么？莫非又变了？

王海山 嗨，这些年农村反反复复还少呢？反正社会主义走的是共同富裕的道路。大马过得江，小马过得河嘛，你钱老贵偏偏要冒尖，这还有不当典型的呀？

钱老贵 哎呀，他二婶，你快点找人去说一说嘛？快，快呀！

罗二婶 这个，这个，这个咋好嘛！

王海山 这下去说也来不及了。我看你们就随便点，三下两下搞完就算了，不要搞得这样显眼！

钱老贵 噢，是的是的。他二婶，你快点去叫大成二成把东西都收起来！（将竹篮给二婶）这个也拿进去。快！

罗二婶 （接过竹篮，难过地）唉，再这样变来变去，农民就要被拖垮架罗！（欲下）

王海山 慢点慢点，（二婶站住）把门上的对子也换一换。你看看，什么“鸳鸯”、“白头”的，一点革命气都没有，一下叫杨书记看到又是一大条！

钱老贵 哎呀，这对子是刚才请人写的，这下人又不在，咋个换呢？

王海山 （想想）还有红纸没有嘛？

罗二婶 红纸？有有有，裁好现成的放在这点。

王海山 那就快点拿来，我帮你写一幅换上去。

钱老贵 好，那好！二婶，快拿过来！

〔罗二婶在院门边将纸笔拿过来，摊放在石墩上。〕

王海山 （拿过笔，抬首想想）写一幅哪样呢？

钱老贵 随便随便，只要革命点就行！

王海山 嗯。就写这样一幅！

〔王海山蹲下，挥笔写对联。写好一联，罗二婶拿过，钱老贵又展开红纸，王海山又写，写完，钱老贵拿过。〕

罗二婶 王书记，这上面写的哪样呵？

王海山 你们拿起来，我念给你们听。（钱、罗二人拿起对联，上面字迹笔划歪斜。）“艰苦奋斗干革命”，“一穷二白绘新图”！

〔对联上的“穷”和“苦”写成错字。〕

罗二婶 哎呀，王书记，这幅对子一贴上去就不象办喜事罗！

钱老贵 嗨，管他哪样哩，只要革命就行了！

王海山 好喽，你们快点去收拾好，我先去找队干部问问，看看造成哪样影响没有。（急步朝村里走下）

钱老贵 王书记慢走。(对二婶)快拿去换一换!

罗二婶 (将原来的对联扯下,换上刚写的对联,但却忘了扯下横联)

唉,才好不了几天,又当了典型,还办哪样喜事呵!

〔忽然唢呐声响,钱老贵、罗二婶听见心慌不安。〕

罗二婶 哎呀,他们还吹起唢呐来,一下让书记们听到咋个得了嘛!

钱老贵 这咋个办呢?(想了想)这样罗,我去找王书记,先跟他到公社去,把县委书记挡一下,你快点把人家招呼走。(说着不觉有些伤心)我要是有哪样事,这个家就拜托给你罗。

罗二婶 这个……好,只有这样办了!

〔钱老贵难过地看看二婶,转身急下。唢呐声近。〕

幕内唱 唢呐声声客来到,

叫人心急又心焦。

典型人家今又是,

喜事带忧添烦恼。

〔罗二婶忍不住心酸,眼含泪花。〕

女青年们欢笑着从院内跑出。

女 齐 喔哟,来了!来了!二婶,是接新姑爷的,还是送新姑娘来的?

罗二婶 (强颜欢笑)呵,我有点眼睛花,你们快点招呼一下。(背过身揩眼泪)

女 齐 (奔到前面张望着)哎哟,好热闹呵!

(唱) 唢呐响,唢呐叫,

声声顺着山路飘。

引得画眉飞出林,

逗得杨柳笑弯腰。

〔男青年甲乙高奏唢呐上,丙丁同拿一条中间结花的红绸跟着。杨双喜随后挑着箩筐,两只箩筐都用红绸盖着。〕

男丙丁 (唱) 唢呐响,唢呐叫,